

伊朗古代钱币的宗教内涵

程 彤 吴冰冰

伊朗的古代钱币作为伊朗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一直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同时它也是收藏界的宠儿，但是国内对此知之甚少，本文就上海博物馆最近出版的馆藏丝绸之路古代国家钱币和其他伊朗钱币图录以及介绍为依据，阐述伊朗钱币上的宗教内容及其背后深层的内涵。

关键词：古代钱币 伊朗 宗教

作者程彤，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副院长，波斯语专业副教授，博士；吴冰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专业副教授，博士。

纵观伊朗钱币，最直观的东西就是钱币上图像和铭文。就图像而言，大家相对来讲容易参与到其中进行研究，而铭文就比较困难。因为历史久远，铭文上的古代文字难以释读，同一枚钱币甚至还有两种以上古代文字，这给研究者增加了困难。而恰恰又是这些铭文，可以客观地展现给后人当时伊朗社会的宗教状况，为伊朗宗教史和政治史的研究提供有力的证据。本文通过探讨伊朗古代钱币上的宗教内容，剖析钱币深层内涵。

一、伊朗古代钱币的宗教内容概览

伊朗的历史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伊斯兰前与伊斯兰时期。伊斯兰前的历史朝代从米底王朝（公元前 700—前 550 年）开始，历经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 558 年—前 330 年）、塞琉古王朝（公元前 330 年—前 247 年）、安息王朝（公元前 245 年—公元 224 年）、萨珊王朝（公元 224 年—651 年）；当阿拉伯人征服伊朗，伊斯兰教传入伊朗之后，伊朗经历了阿拉伯帝国的伍麦叶王朝、阿拔斯王朝，其间还包括一些地方上的小王朝，如塔黑里扬王朝（公元 820 年—872 年）、萨法里扬王朝（867 年—908 年）、萨曼王朝（874 年—999 年）、布益王朝（962 年—1055 年）、加兹尼王朝（977 年—1186 年）、塞尔柱王朝（1038 年—1194 年）、花刺子模王朝（995 年—1231 年），随后是蒙古人统治的王朝伊利汗王朝（1256 年—1353 年）、帖木儿王朝（1370 年—1506 年），黑羊王朝（公元 1407 年—1486 年）、白羊王朝（公元 1467 年—1514 年），近现代伊朗则经历了萨法维王朝（1502 年—1732 年）、阿夫肖利耶王朝（1734 年—1796 年）、赞德王朝（1753 年—1784 年）、恺加王朝（1779 年—1925 年）、巴列维王朝（1925 年—1979 年）直到现在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朗最早的钱币是在苏萨发现的米底时代的环形银币、银块和铁块,上面已经有一些符号。^①到阿契美尼德时期钱币大多是单面的图像。其正面是阿契美尼德王的全身侧身像。他们头戴王冠,身穿战袍,身体单跪,一手拿着投枪或者双手引弓搭箭。钱币背面是压出的凹印。塞琉古王朝是希腊人建立的王朝,所以钱币的形制按照希腊的钱币模式。正面是亚历山大王的侧面头像,后期是塞琉古王的头像,背面是希腊的神^②,也就是说伊朗钱币最早出现宗教内容是在塞琉古时代。安息时代由于受前朝希腊文化影响,安息钱币与希腊的钱币如出一辙。钱币主要为银币,正面为安息诸王侧面头像^③,而背面则为希腊诸神、伊朗的神祇,或者是化身为动植物的诸神,以及铸造地的动植物特产^④。另外,在钱币的背面都刻有铭文。这些铭文起初是用古希腊语写的王的称号,后来采用了巴列维语。除此以外还有铸币的年代,甚至是月份和铸币城市的缩写^⑤。乌尔德(Ord)一世、颇库尔(Pokur)一世、法尔哈德(Farhad)四世、法尔哈德五世,头顶都有胜利女神手拿象征王权的臂环。头像一边或各一边王冠日月的标示,有些学者认为这是月神阿纳西塔和太阳神的象征。王冠上的尖刺被视为安息王室血统的标志。^⑥安息的一些属国如阿里马仪(Alimai,位于埃兰王国古地)和豪拉森(Halasen,两河流域靠近波斯湾地区)也大致按照安息的钱币样式铸造地方的钱币。

安息时代波斯地区铸造的钱币已显现出后来的萨珊钱币的风格。这些钱币正面是王的头像,反面是王和拜火坛。其中乌突法尔达特一世(约公元前250年-前200年?)的钱币背面的拜火坛上方有阿胡拉马兹达的像^⑦。大流士一世(约公元前250年-前200年?)和乌突法尔达特二世(约公元前190年-前170年)的钱币背面除了王和拜火坛,还有一只鸟,是巴赫兰。她是火神和胜利之神^⑧。而巴格达特王钱币背面有“bgdat prtrka zy alhya”(王权来自神)^⑨,铭文用阿拉米字母。

因为萨珊王朝强大,其钱币也就发行广、制作精美,于是也受到广泛的关注。该王朝的祖先萨珊在伊斯塔赫尔城的阿纳西塔神庙当主持,与这个家族后来以宗教和王权作为支撑国家的两大支柱不无关系,琐罗亚斯德教在萨珊被确立为国教也与此相关。

萨珊的钱币有金、银、铜和锡铅合金。目前留存最多的伊朗古代是萨珊银币。萨珊银币最直观的特点就是形制几乎一样。正面是统治者的头像。从霍斯路一世(公元531-579在位)起,还刻有萨珊的巴列维文“崇拜马兹达教众神的某某(国王名)、伊朗的王中王、神的后裔。”到奥尔米兹德一世(公元270-271在位)起,国王的称号更

^① Ali Akbar Sarfaraz, Feridoun Avarzamani, *Iranian Coins—From the Early Beginning to Zand Dynasty*, Markaze Chap va Intesharate Vezarate Omure Khareji, Chape Sevom 1383, p.6.

^② 《上海博物馆藏丝绸之路古代国家钱币》,2006年11月,p.15-17。

^③ 同上,少数也有正面像,有一枚两面分别是国王和王后的像,编号84。

^④ Ali Akbar Sarfaraz, Feridoun Avarzamani, p.41.

^⑤ 同上,p.29.

^⑥ 同上,p.35.

^⑦ 同上,图4,p.80.

^⑧ 同上,图5、6,p.80.

^⑨ 同上,p.75.

完整：“崇拜马兹达教众神的某某（国王名）、伊朗和非伊朗的王中王、神的后裔”^① 萨珊钱币背面早期是国王和王后，后来是两名琐罗亚斯德教的祭司面对拜火坛。拜火坛有三只脚的，后来呈柱状，上面有熊熊的火焰，阿胡拉马兹达或者其他神也出现在上面。通常上面还有宗教的词汇，或者是颂扬国王的词汇，诸如公正的、胜利的等等。此外，还有铸币的地点与年代。正面统治者的头像面向右，每个王即位以后都重新铸币，因此头像各不一样，特别是他们的王冠各不相同，甚至同一个王也在钱币上更换王冠的式样，王冠被“认为是王权和上天力量结合的象征”^②。有些钱币上还有王后和王储的像，以此强调王位的传承。

萨珊之后，伊朗出现塔巴里斯坦地方王朝的钱币。作为萨珊王朝的后裔，他们模仿了霍斯路二世（公元 590 在位）的王冠，上面是鹰隼的翅膀，这是“巴赫曼”——胜利和火的女神。钱币上的头像是当时的统治者，周边有里外两个圈，外圈有月亮和星星的图案，是琐罗亚斯德教的象征。在内圈上面有“apad”意思是繁荣，和“nochin”意思是“新铸造”。钱币背面完全按照萨珊后期的钱币形式。熊熊燃烧的拜火坛的两边是祭司，手拿石榴枝条。内圈左边打印当地的年历，右边是铸造地，外环依然是月亮、星星的装饰，还有三点聚在一起的对称图案。

当塔巴里斯坦被阿拉伯人占领之后，统治当地的阿拉伯埃米尔依然沿用原先的货币形式，只是用库法体或巴列维语加了统治者的姓名，或者是“apzut”（意思是繁荣、吉祥）。到最后一任埃米尔法兹尔·本·萨赫尔（al-Faḍl ibn Sahl）时，其钱币是伊斯兰进入伊朗前后伊朗钱币的承上启下的范例。它既有萨珊的印记，也有伊斯兰的印记，也就是说在沿用萨珊形制的基础上出现伊斯兰教的元素。钱币的正面原来刻印统治者的脸的地方被替代为菱形，中间是库法体的“bakh”（意思是“好”），钱币外圈写了“al-Faḍl ibn Sahl Dhū al-Riyāsatayn”（法德尔·本·萨赫尔、两部门的长官），“两部门的长官”是哈里发麦蒙（al-Ma'mūn，公元 813-833 在位）赐予他的称号，即“刀与笔两部门的长官”，意思是由他全权负责军政和民政。而以前钱币上的星星和月亮的装饰变为两个月亮围绕一个星星。菱形的左边是“apzut”，右边是“far”（鸿运），外圈则有“apad”。钱币背面拜火坛和祭司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清真言“lā ilāh illā Allāh, Muḥammad rasūl Allāh”（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真主使者），但铸币年代和地点依然用巴列维语，边缘依然有两新月围绕星星的装饰^③。

阿拉伯人在征服伊朗后，在伊朗的胡泽斯坦和法尔斯地区先用的是萨珊最后一个国王耶兹德格尔德三世的钱币，后来到公元 651 年使用的是霍斯路二世的钱币，因为在许多占领地他们获得了制造钱币的模具^④。阿拉伯人在这些钱币上加上了用库法体分别写成的“bismi Allāh Rabbī”（奉真主、我的主之名）、“barakah”（赐福）、“Rabbī”（我的

^① 同上，p. 77.

^② 同上，p. 93.

^③ Ali Akbar Sarfaraz, Feridoun Avarzamani, p. 131.

^④ 同上，p. 137.

主)等字样。因此被称为阿拉伯萨珊钱币。铸币年代先用萨珊历,后用伊斯兰阴历。

自从公元 651 年起,阿拉伯人对萨珊的钱币略作改动,正式开始了阿拉伯人的钱币。哈里发的名字以巴列维语字母或阿拉伯语库法体出现在钱币上,而萨珊王的名字被抹去了。另外,拥有铸币权的统治原属萨珊地区的阿拉伯埃米尔也把自己名字用巴列维语或阿拉伯语库法体写在钱币上。钱币正面的外圈还有库法体的清真言。背面大多依然是两个祭司面对拜火坛,左边是用巴列维语写铸币年代(伊斯兰阴历),右边是铸币地点。

阿拉伯人正式铸造完全伊斯兰版式的钱币要到伍麦叶王朝的第五任哈里发阿卜杜·马立克(‘Abd al-Malik, 公元 685-705 在位),当时为了摆脱对罗马钱币和萨珊钱币的依赖,在伊玛目穆罕默德·巴基尔的建议下铸造伊斯兰钱币^①。金币和银币分别在公元 696 年和 697 年铸造。这时哈里发的钱币已没有画像,只有文字^②。钱币正面的铭文是“*Allāh aḥadun Allāh al-Ṣamadū lam yalid wa lam yūlad wa lam yakun lahu kufwan aḥadun*”(《古兰经》第 112 章第 1-4 节的部分经文,意思是“真主,是独一的主;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没有任何物可以做他的匹敌。”) ^③以及边缘的“*Muḥammad rasūl Allāh arsalahu bi al-hudā wa dīn al-ḥaqq li yuzḥira hu ‘alā al-dīn kullihī wa lau kariha al-mushrikūn*”(源自《古兰经》第 9 章第 33 节,文字略有改动,意为“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真主]以正道和真教的使命委托他,以便他使真教胜过一切宗教,即使以物配主者不愿意。”),背面的铭文是“*lā ilāh illā Allāh waḥdahū lā sharīk lahu*”(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独一无二,别无匹配)。边缘则是铸币的地点和年代“*bismi Allāh ḍuriba hādhā ... bihi ... sanah*”(奉真主之名这枚……铸于……年)。于是认主独一作为伊斯兰最基本的信仰被刻在了钱币上,这也是伊斯兰钱币出现的基本标志。到了伍麦叶王朝的后期,《古兰经》第 42 章第 23 节出现在边缘的第二圈:“*qul lā as’alukum ajran illā al-mawaddata fī al-qurbā*”(“你说:‘我不为传达使命而向你们索取报酬,但求为同族而亲爱。’”)

阿拔斯王朝钱币的形制继承了伍麦叶王朝的钱币,但是在引用的经文上略作了改动。目的是为了强调阿拔斯家族统治的合法性。此外,自从哈里发马赫迪(al-Mahdī, 伊历 158 年-169 年/公元 775-785)开始,哈里发的名字被铸在钱币上。于是从伊历 199 至 205 年,银币第尔汗的形制是这样的:正面铭文是“*Muḥammad rasūl Allāh*(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哈里发的名字”,边缘是“*Muḥammad rasūl Allāh arsalahu bi al-hudā wa dīn al-ḥaqq li yuzḥirhu ‘alā al-dīn kullihī wa lau kariha al-mushrikūn*”(源自《古兰经》第 9 章第 33 节,文字略有改动,意为“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真主]以正道和真教的使命委托他,以便他使真教胜过一切宗教,即使以物配主者不愿意。”),钱币的

^① 同上, p. 149, 转引自 Etemad al-Saltane, Muhammad Hassan Khan 著, *al-Tadvin fi Ahval Jabal Sharvin*, p. 51-55。

^② 《剑桥伊朗史》, vol. 4, p. 366。

^③ 《古兰经》汉译根据马坚译本。

背面是“lā ilāh illā Allāh waḥdahu lā sharīk lahu”，边缘是“bismi Allāh ḍuriba hādhā al-dirham sanah...”（奉真主之名这枚第尔汗铸于……年），也就是铸币的地点和年代。伊历 205 年后，钱币的正面是“Muḥammad rasūl Allāh（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哈里发的名字”，边缘是“Muḥammad rasūl Allāh arsalahu bi al-hudā wa dīn al-ḥaqq li yuzhira hu ‘alā al-dīn kullihī wa lau kariha al-mushrikūn”；钱币背面是“lā ilāh illā Allāh waḥdahu lā sharīk lahu”，边缘外圈是“li Allāh al-amru min qablu wa min ba‘du wa yauma’idhin yafrāḥ u al-mu‘minūna”（《古兰经》第 30 章第 4 节的部分经文，意思是“以前和以后，凡事归真主主持。在那日，信道的人将要欢喜。”），外圈是“bismi Allāh ḍuriba hādhā al-dirham sanah...”，即铸币的地点和年代。除了哈里发的名字，有时钱币上还有王储、埃米尔和大臣的名字。最值得一提的是哈里发麦蒙的钱币，上面提到了继承人是第八个伊玛目阿里·里达（‘Alī al-Riḍā），他被称为是“穆斯林的继承人”，不是“麦蒙的继承人”。

当时伊朗东部的一些小王朝如萨法里扬王朝、萨曼王朝、布益王朝、加兹尼王朝和塞尔柱王朝的钱币都按照上述的样子，只是除了哈里发的名字还加上统治者的名字。

伊利汗时期，伊朗的钱币有了较大的变动。主要分三个时期。早期旭烈兀时代依然按照伊斯兰钱币形式，在钱币边缘的铭文是《古兰经》第 3 章第 26 节的部分经文：

“qul allāhumma māliku al-mulki tu’tī al-mulka man tashā’u wa tanzi’u al-mulka minman tashā’u wa tu’izzu man tashā’u”（“你说：‘真主啊！国权的主啊！你要把国权赏赐谁，就赏赐谁；你要把国权从谁手中夺去，就从谁手中夺去；你要使谁尊贵，就使谁尊贵’”）。正面几行依次是“qā’ ān”、“al-a‘ẓam”、“Hūlākū Ilkhān”、“al-mu‘azzam”，意为“最伟大的可汗、受赞美的伊利汗旭烈兀”^①背面几行依次是“lā ilāh illā Allāh”、“waḥdahu lā sharīk lahu”、“Muḥammad rasūl Allāh”（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独一无二，别无匹配，穆罕默德，真主使者）。^②阿鲁浑（公元 1284-1291 在位）、阿八哈汗（公元 1265-1282 在位）、帖古迭儿汗（公元 1282-1284 在位）、海合都汗（公元 1291-1295 在位）、拜都汗（公元 1295 在位）和合赞汗时期（公元 1295-1304 在位）的钱币基本和阿鲁浑汗的钱币相似。一面的铭文主要是回鹘式蒙文，而另一面是阿拉伯语。汗的名字除了在蒙文中出现，又用阿语重复了一遍。正面是 han-u（汗的）nereber（以名义）…（汗的名字）deledgegūlūbei（使铸造），意思是“以可汗…的名义铸造”，反面是清真言“lā ilāh illā Allāh，Muḥammad rasūl Allāh”和铸币的年代。

自完者都起钱币铭文又有较大的变化，他曾皈依伊斯兰教的什叶派，正面几行依次是“ayyām daulah al-maulā”、“al-sultān al-a‘ẓam mālīk riqāb”、“al-umam Uljāyitū sultān ghiyāth”、“al-dunyā wa al-dīn Khudābande Muḥammad”、“khallada Allāh”、“mulkahu”。全句意为：“在最伟大的苏丹、主人、诸民族的主人、苏丹完者都、现世与宗教的甘霖、胡达班德·穆罕默德的统治时代铸造，真主保佑他所拥有的一切永

^① 程彤、吴冰冰、陈岗龙，“伊利汗时期部分钱币的解读”，《卫拉特研究》2006 年第四期。

^② 同上。

恒。”里圈是打造地点和年代，外圈是一段《古兰经》经文，即《古兰经》第48章第29节的一部分，汉语的意思是：“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在他左右的人，对外道是庄严的，对教胞是慈祥的。你看他们鞠躬叩头，要求真主的恩惠和喜悦，他们的标记就在他们的脸上，那是叩头的效果。那是他们在《讨拉特》中的譬喻。那是他们在《引支勒》中的譬喻”。反面中间几行依次是“lā ilāh illā Allāh”（万物非主，唯有真主），“al-malik al-haqq al-mubīn”（明确的真正主宰），“Muḥammad rasūl Allāh”（穆罕默德，真主使者），“al-sādiq al-wa‘d al-amīn”（重诺的，诚实的），“‘Alī walī Allāh amīr al-mu‘minīn”（阿里是真主的友伴，众信士的长官）^①。而外圈则是十二伊玛目的名字。伊利汗后来的钱币没有如此复杂。大多正面是汗的封号和四大哈里发的名字，而反面则是清真言“lā ilāh illā Allāh Muḥammad rasūl Allāh”。

帖木儿时期钱币依然沿用了伊利汗后期时期的风格。正面是：“al-sultān al-a‘zam sultān”（最伟大的苏丹，苏丹），统治者的名字，“khallada Allāh mulkahu wa sultānahu”（真主使他的国家和王位永恒），铸造地和铸造年代。背面是“lā ilāh illā Allāh Muḥammad rasūl Allāh”。周围是四大哈里发的名字艾布·贝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有时铸造的地点和年代是在反面^②。

白羊王朝钱币大多由前代留下的钱币进行二次铸造和自己铸造。自己铸造的钱币正面是统治者称号、名字和“khallada Allāh mulkahu”（真主保佑他所拥有的一切永恒）。经常出现的称号是“al-sultān al-‘ādil”（公正的苏丹）、“al-sultān al-ghāzī”（征服的苏丹）、“al-sultān al-a‘zam”（最伟大的苏丹）、“abū al-muẓaffar”（胜利者）、“abū al-fath”（征服者）、“abū al-ghāzī”（征服者）。反面则是“lā ilāh illā Allāh Muḥammad rasūl Allāh”。边缘是四大哈里发的名字。

萨法维王朝是伊朗古代社会最后一个鼎盛的王朝。萨法维王朝的钱币正面是用一句表现君王忠于伊玛目的句子，还有铸币的城市和年代。从阿巴斯二世开始，大多数钱币上开始使用波斯语诗表达君王的称号。字体先是誊抄体，而后采用波斯体。钱币背面通常是清真言加上“阿里是真主的友伴”，即：“‘Alī walī Allāh”。

举例来讲，萨法维王朝的开国君主伊斯马仪一世（伊历907年-930年）的钱币正面是“al-sultān al-‘ādil al-hādī al-wālī abū al-muẓaffar Shāh Ismā‘īl Bahādur Khān khallada Allāh mulkahu”（公正的、指引正道的、握有权柄的苏丹、胜利者伊斯马仪沙、巴哈杜尔汗，真主保佑他所拥有的一切永恒），或者是“al-sultān al-‘ādil al-ghāzī fī sabīl Allāh abū al-muẓaffar Shāh Ismā‘īl khallada Allāh mulkahu”（公正的、为主道而征服的苏丹、胜利者伊斯马仪沙，真主保佑他所拥有的一切永恒）。阿巴斯二世钱币正面是波斯语诗句“begeyti seke ye sā hebgharā ni / zad az towfige haghe abā s sā ni”（在真主的帮助下在这世界阿巴斯二世铸造了时代之主（国王）的钱币）。还有一种是“begeyti ye ānke aknū sekeye sāhebgharā ni zad / ze towfighe khodā kalabe ali ye abā s sā ni zad”

^① 陈岗龙、程彤、吴冰冰“伊利汗时期部分钱币的解读”，《卫拉特研究》2006年第四期。

^② Ali Akbar Sarfaraz, Feridoun Avarzamani, p.230.

（在真主的帮助下在这年代“阿里教长的狗”（阿巴斯大帝的称号，表示他是阿里忠实追随者）阿巴斯二世铸造了君王的钱币）^①。

阿夫肖利耶王朝的开国君主纳迪尔王取消了萨法维王朝确立的什叶派国教地位，所以在钱币上抹去了相应的句子。钱币上用的是表现自己勇武的诗句。例如“*hast soltān bar salātine jahān / shāh shāhān nāder sāhebgharān*”（王中之王纳迪尔王是世界的王中王）^②作为穆斯林都接受的“*khallada Allāh mulkahu*”则被保留了下来。而在他的继任者的钱币中则又出现了诸如阿里和第六个伊玛目贾法尔的名字。

赞德王朝的君主卡里姆没有称王。所以那个朝代钱币的正面只有统治者的名字没有称号，再加上呼语“*yā*”（啊）和铸造地名和年代。钱币反面则是诗句。例如“*shod āftāb o māh zar o sim dar jahān / az sekeye emām be haghe sāhebozamān*”（金色的太阳和银色的月亮，是第十二伊玛目的钱币）或“*tā zar o sim dar jahā n bā shad / sekeye sā hebozamā n bā shad*”（只要黄金白银在这世上，十二伊玛目的钱币也将存在）^③。

二、钱币上宗教印记的内涵

纵览伊朗古代钱币，几乎每个时代都在钱币上留下了当时的宗教印记。从大的方面来说，伊斯兰前钱币上有希腊诸神（包括宙斯、雅典娜、阿波罗等，还有他们的化身）、琐罗亚斯德教诸神（阿胡拉马兹达、胜利女神、月神和他们的化身），以及祭司和拜火坛，当然也适当配上一些表明信仰的文字，但是图的表现更为强烈；伊斯兰教进入伊朗后钱币上图像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完全是伊斯兰的宗教口号，或者是《古兰经》经文。

钱币上述的宗教印记不仅表明各个时代的宗教信仰，更是为了说明那些君王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钱币是伊朗历史上宗教和政治相结合的重要标志。这种结合表现为宣扬君权神授。安息的钱币在一个面上有时是国王和神相对，神交给国王某件物品，通常是臂环，王权的象征。通常在萨珊前期，钱币的背面是国王和王后面对拜火坛，后来则改为祭司。不管怎样，在当时，火就是神的象征，人们崇拜的对象和琐罗亚斯德教崇尚的善的力量的源泉。此外，被钱币学家所广泛注意的萨珊国王的王冠装饰也体现了神的印记，王冠被认为是王权和神权的结合。尽管萨珊王国每个国王至少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华丽的王冠，但是，王冠的装饰或多或少离不开四方面的内容：太阳、月亮、星星和翅膀。太阳、月亮和星星都是神的化身，翅膀是胜利和火的女神。这一些都表明国王的统治完全是靠在神的庇佑。违背国王就是违背神。在钱币上的铭文也常常表明国王对神的信仰。而到了伊斯兰时期，这种君权神授已不再采用图像，而采用的是文字。由于伊斯

^① Ali Akbar Sarfaraz, Feridoun Avarzamani, p.246.

^② 同上, p. 263.

^③ 同上, p. 270.

兰社会自从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就出现了因为继承权的分歧而引起的争端,甚至兵戎相见,有关统治者统治的合法性的理由通常不能被广泛接受,于是在很长的时期里保持一些各方所能接受的词句。首先表达伊斯兰世界的共同一神信仰,即“*lā ilāh illā Allāh*”(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和“*Muḥammad rasūl Allāh*”(穆罕默德,真主使者),另外在提到统治者姓名时,通常出现“*khallada Allāh mulkahu*”(真主保佑他所拥有的一切永恒),这也许是因为统治者的合法性无法获得广泛支持而无奈,但也变相表达了君权神授的意思。即便是在伊利汗时期,外来非穆斯林的蒙古统治者也在钱币上表明一种君权神授的思想。在伊利汗中期,铸有蒙语的钱币上,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授权于长生天。合赞汗时期的钱币上铸有 *ṅgri-yin* (天的) *hüchündür* (气力里) *Hasan* (合赞) *deledgeü lübei* (使铸造),意为“天的气力里合赞汗铸造”^①。

伊朗古代钱币除了表现以伊斯兰进入为界限的伊朗历史前后宗教信仰的重大变革之外,在伊朗伊斯兰时期,也表现出伊朗的伊斯兰信仰微妙的变化。当阿拉伯帝国尚未建立时,人们依然使用罗马或萨珊的钱币,只是加了“以真主的名义”,表明新的征服者是信仰真主的。随着伊斯兰教的普及,与被征服地区宗教的冲突也日益增多,尤其是伊斯兰教义所强烈反对多神教,因此伊斯兰的独一信仰在钱币上被加以强调,“*Allāh aḥadun Allāh al-Ṣamadu lam yalid wa lam yūlad wa lam yakun lahu kufwan aḥadun*”(真主,是独一无二的主;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没有任何物可以做他的匹敌。)或“*lā ilāh illā Allāh waḥdahu lā sharīk lahu*”(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独一无二,别无匹配)。在阿巴斯时代,因为阿巴斯家族是打着还权与先知家族的旗号要求统治权的^②,所以特别强调他们与先知的血缘的关系。于是在钱币铭文上作了调整,增加了“*Muḥammad rasūl Allāh*”(穆罕默德,真主使者)和“*Muḥammad rasūl Allāh arsalahu bi al-hudā wa dīn al-ḥaqq li yuẓhira hu ‘alā al-dīn kullihī wa lau kariha al-mushrikūn*”(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真主]以正道和真教的使命委托他,以便他使真教胜过一切宗教,即使以物配主者不愿意。)到伊利汗时代,顺应完者都皈依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派,钱币上又增加了“*‘Alī walī Allāh*”(阿里是真主的友伴),还有十二伊玛目的名字。完者都之后,相应的句子又消失了,而出现了伊斯兰界公认的四大哈里发的名字。四大哈里发时代被认为是伊斯兰统治的黄金时期,为后来的穆斯林所深深地追忆。这实际上是对逊尼派信仰的回归。萨法维王朝因为其统治的合法性被认为是来自伊玛目的后裔,所以铭文上特地表明他们对伊玛目的信仰。不仅如此,钱币铭文以波斯语代替了阿拉伯语,使人们感到伊斯兰教信仰的本土化。后来朝代的钱币上也提到伊玛目,那时伊朗社会已经是伊斯兰什叶派信仰占统治地位了。在伊朗后来几个朝代,国王的名字被波斯诗句所颂扬,在信仰上这个国家其他宗教和派别早已无法和什叶派对抗,而什叶派的有关现实统治者都是不合法的教义造成萨法维之后伊朗王权统治合法性的尴尬。于是统治者不遗余力地从每个方面极力宣扬王权,弱化伊斯兰什叶派的信仰。这点

^① 陈岗龙、程彤、吴冰冰“伊利汗时期部分钱币的解读”,《卫拉特研究》2006年第四期。

^② 希提,马坚译,《阿拉伯通史》上册, p. 329。

从钱币上也同样可以得到印证,例如前面所述萨法维王朝时期钱币上除了清真言外早已没有了《古兰经》的经文。纳迪尔王钱币和赞德钱币,也是如此,往往是一联诗句一半是有关国王,一半有关伊玛目,或者与宗教相关。赞德钱币正面只有卡利姆汗的呼语,可见宗教和王权是同等的地位。当然,也许这还有其深刻的国际原因,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历代伊朗钱币之所以把宗教作为其表现的要素,首先是因为宗教对于这个国家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伊朗位于东西方交通中点的特殊地理位置,一直是东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的冲突和交汇之地,希腊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以及后来的西方列强都曾入侵或占领此地,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基督教、摩尼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教派都在此地出现过。“就统治者而言,需要一种精神力量来凝聚国家和各民族,以便有利于加强对内的统治和与周边势力的抗衡的力量。”^①阿契美尼德朝的大流士一世极力推崇阿胡拉马兹达神和萨法维王朝的伊斯马仪一世确立什叶派为国教就证明了这点。他们都想以宗教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从而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

其次,钱币的流通性除了被运用在经济领域,也被运用在政治领域,为政治统治服务。因为在当时由于信息传达手段落后,重大的事件很难得到及时和广泛的传播。钱币的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其流通性。在当时情况下其传播的速度和广度是其他物质手段很难匹敌的。所以钱币也就成了宗教和政治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能够最快最广地传达最新的政治信息——国王的更替和以宗教信仰为表现形式的政治方针,因此,在伊朗诸如君权神授自然而然会被作为必然的内容表现在钱币上。也就是说伊朗的钱币上必然有宗教内容。

再次,钱币的强制性也有助于宗教信仰的确立。作为政治权力的重要象征的铸币权和发币权不仅意味着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掌控,同时也是国家政治权力的掌控。在古代,钱币上的年号、口号和国王头像的转换,最迅速和最直接地向世人表明了统治权的转换,以此确立了统治者的地位、权威和中央政府的强制力。因此,宗教也能依靠钱币所具有的这种强制力来宣扬和强化其在统治疆域的民众心中的地位。其效果是显著的。

总之,正是钱币很好地把伊朗的政治和宗教结合在一起,使得我们非常直观地感受到在这个宗教气氛及其浓重的国家里,政治是如何地被宗教化,而宗教是如何被政治化的。当然,钱币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一枚小小的钱币能给我们很多政治、宗教、艺术、考古、经济、军事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所以钱币一直吸引人们对其持续研究下去。

(责任编辑 李建欣)

^① 程彤,“简谈贯穿伊朗历史的两对关系”,《东方研究》2000年,经济日报出版社,p.325。